

新民說

民国 纪事本末

刘仲敬——著

1911

1949

刘仲敬——著

民国 纪事本末

1911—1949



YZL0890201735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纪事本末: 1911~1949 / 刘仲敬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495-3691-7

I. ①民… II. ①刘… III. ①中国历史—民国—
纪事本末体—1911~1949 IV. ①K258.0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537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市高新区科园大道 62 号 邮政编码: 530007)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8.875 字数: 185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碧海桑园,秋声杜宇(序)

陶公述怀,温柔其表、沉静其质。殆其心知沧桑靡常、人心惟危,然不常之变终不能夺不变之常。故而不怨天、不尤人,无咎无悔。桑园之为桑园,原为吞江临流、扬帆巨海而设;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纵曰得仁、不外初衷。九州板荡、洪流溃决,私智小术乌足为恃?巧伪之徒避居高原,闭关自雄,一若智不可及;实则不过延误数十年,坐待洪峰叩门而已。昔者惮于偕信友、守正统、着先鞭、循浩荡主流、据形胜之地;今则唯有召游寇、取偏锋、步后尘、逆流抢滩、行险侥幸、求残破之局而已。往者已矣,来者可追;祛倭过之文、绝饰非之智,而有《民国纪事本末》。所谓纪事本末者,洗尽深文周纳,仅存时序纪事也。是为序,赋诗和陶志之。

蒿里行

驾言石城道,平旦大梁门。
横流平陆阔,邱陇眇云翔。
修途靡日夜,登临睨上都。
左顾极淮汉,右眷在三河。

龙渊未易攀，泪下叹东流。
烈烈悲风动，森森巢树秋。
柔条收红叶，玄鬓送芳华。
微躯感节物，凝霜坠斫阴。
俯仰伤泉壤，流盼绝音尘。
明德复何补，迁化总荒邱。

前 言

迄今为止，民国历史著述的特点是：从来不缺资料，但厘清线索和脉络极其困难。有价值的研究只有两类。其一，各种非常细节的专题。其二，以政治斗争、军事行动、国族认同为中心的宏大叙事。这两种著作的共同特点是：读者无法看出这一时期的人类活动跟其他时期有什么区别。如果对照世界史和英美正统史学，立刻可以发现：其中缺少一种最古老、最重要的历史——宪制演变的历史。

宪制演变恰好是民国时期的最大特点和主要线索。

周秦之变以后，中国政体凝固于帝制—官僚政体。二千年来，只有细节上的修订。

民国却像雅典和弗洛伦萨一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宪法实验室。中国在这段时间设计和施行的宪制，多于其他历史时期的总和。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行动大多数都有宪法斗争的性质，关系之大只有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可以相比。然而，大多数作者对此视而不见，仿佛这一切跟朱元璋、张士诚争夺权威的战争毫无区别。如果美国作者把独立战争或南北战争写成华盛顿和林肯南征北战的历史，不提或很少提制宪会议或州权问题，没有人会感到满意。然而，相对应的中国著作确实就是这样做的。

以“三一八”事件为例，相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这种程度——组织者、学生领袖和舆论领袖每一天的所作所为都无所遁形。可是，大多数著作对执政府尴尬的宪法地位（这是危机的直接原因）视若无睹。亚里士多德或马基雅维利不可能如此迟钝，对哪怕是最短命、最无足轻重的宪法实验不予理睬。

本书的用途就是填补这个空白，尽可能采取最简单、明晰的方式——编年史，沿着时间顺序展示宪制演变的来龙去脉。与这条线索有关的事件才详细记录，否则予以忽视。因此，与大多数著作相反，本书忽略了大部分军事行动，却把具有因果关系的宪法斗争连贯起来。这种斗争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塑造了近代亚洲的结构，比那些重要人物如何雄才大略或卑鄙无耻的记录重要得多。

粗略地说，民国宪制问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其一，辛亥以后各种建立宪制政体的蓝图。与某些说法相反，此时斗争各方（包括复辟者）无一反对立宪政体和国会权力。他们只是想把自己的宪制蓝图强加于人（争夺法统）。其二，执政府废除法统，广州护法政府改组为党国革命政府。中国进入革命时期。与某些说法相反，此时斗争各方无一反对革命。他们只是想把自己的革命路线图强加于人。其三，国民政府单方面结束训政和行宪的行动导致了中国的长期内战和分裂。此后，孙文的革命路线图（从训政到宪政）在他没有考虑过的地方施行。从技术上讲，这种宪制演变总结了辛亥以来的宪法实验，同时使中国的权力对立变成了宪法性分歧。这种分歧将会牵动中国和东亚的深层结构，但本书叙事的时间段就在这里结束了。

目 录

碧海桑田，秋声杜宇（序）

1

前言 1

一、新军篇 1

二、军兴篇 9

三、立宪篇 34

四、行宪篇 55

五、癸丑篇 78

六、僭主篇 93

七、重光篇 115

八、残照篇 129

九、回光篇 153

十、虞渊篇 163

十一、革命编年史

171

十二、法统编年史

258

参考文献 266

一、新军篇

辛亥之役，多极动员，场景类似后现代剧：不守三一律，无明确主角。各党徇私扬己之说，皆非平允。唯新军之先锋、触媒角色，众议僉同，实不容诬。衡以故史，进化自有其间歇平衡波动。历史径路之要害歧点，为数有限、一刻千金，得时者兴、失路者亡；大抵视组织密度最高、行动意志最坚之关键少数为转移。若克伦威尔独立派清教徒、伊斯兰圣门弟子团、雅各宾俱乐部、青年土耳其党，皆此属也。而东土顺民大多数之散漫游移、机会主义，远较列国为甚。立宪党人请愿变法不获已。民党运动帮会，乌合取败。舆论、教育缓不济急。终能攻坚蹈险，别开生面者，其唯新军乎？然民众观潮，精英自闭，欲造多数主人翁共和之邦，不亦远乎？先锋革命家之军事雅各宾主义，自始即含退化种子。新邦肇造、虎头蛇尾，成也新军、败也新军。欲明本末，不可不先溯其源流。

自大彼得微行变法以来，后发国家相率步入赶超型近代化狭路。其道起于练新军者，十居七八。盖邦国耀兵于外，如人靠衣装；贫富悬隔、优劣易见，利弊分明、愚者难欺；而内蕴恒质、微妙难测，人人言殊、颇难取法。尤要者，新军之新多限于器物。

时君尽可保持传统社会于绝缘状态，一意兴军、后顾无虞。国强而民弱、主智而下愚，两得其便。至于后事逆变，多出庙算之外，斯亦无如之何。

甲午丧师，庚子辱国，湘淮武卫，几同春水，八旗绿营，久称朽木。光宣新政军事大纲，首在新建陆军三十六镇，而后次第裁撤旧军。创制取法德日，本兵多用亲贵，如铁宝臣之主陆军。中级军官培养，好选勋臣子弟，如哈汉章之受公费，以其先人哈元生(平苗健将)故。凡百举措，皆以破洪杨以下督抚外重之局。无奈形势强于个人，清制从明，宗奉洪武，理财端赖储蓄，悬聚敛之臣为厉禁。太仓红黍尽于咸同兵事，以客卿力，整顿关、盐，数兴洋债，牵补度日。庚子国变，公私荡然，赔款尚望各省摊银，况新军之无底洞乎？司农仰屋，少府掩耳，饮鸩无术，终委督抚。各省财脉政术，自难强同。三十六镇，半属画饼，真有成效者，首推北洋、鄂军。是以集权内重之术，反为方伯借光。长曾李传人私军之弊，举社稷殉之，余毒流于异代。天心喜祸，时运移人，一至斯坎。

直鄂新军，自始意态不同，创制者身教有以致之。北洋重功利，以李文忠百足之虫，袁公技术务实主义、政治机会主义，楚咻齐染，青出胜蓝。北洋一脉左右逢源，司社稷民命几三十年，岂曰幸致？

士论以袁公“不学有术”衬张文襄“有学无术”，然香涛固非不解权变者。清流高蹈召败，彼独腾达；帝后形同水火，调和有术；屠财若崩，清望无损，兴学改制，新旧皆服，盐梅干城，谈何易哉。唯服官数十年，不改书生意气，为李文忠所笑。苟非若是，幕宾之盛，岂能冠绝一时。梁星海、樊云门、辜汤生皆眼高于顶

目无余子者，刍狗君相、横绝百僚，安得受彼罗致。鄂军虽以丫姑爷张彪统制，学生官实居主流，重义理轻功利。江汉新军学术之盛学风之美，十八省无比肩者。文学社、共进会本为同代众多劝学团体之一沙，初非革命健者，受时风鼓荡而加盟者，唯以才胜；鄂军始得以贫薄之资，跨江凌粤，并坐于天骄北洋之列，唯以学重，易受新潮鼓动，舍利归仁、身先万众。匹夫下吏为天下率、有众一成为竹帛垂，其唯鄂军乎？香涛劝学之心，固非及此；然培植之功、爱士之诚，有足多者。垂范新邦、遗德尚远，未可以彼之尽瘁虞渊而忽之。

南皮既没、项城闲废，朝堂空矣。亲贵终有扬眉之快，行威廉恺撒锦囊秘计：“皇族典兵，毋予外臣。”铁良荫昌，国之干城；泽公主计，肃王领警；陶斋季和，犬牙相维；一若顺康开国之厉，复见于今。黄鹤楼头，名士星散；毫宋故宅，钓翁可忌。北廷智珠在握，乃赏拔少壮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辈，以孤北洋旧将之势。江湖已静，仅余革党孤穷之徒，旋起旋败。羊城精华俱尽，残者唯克强。兆铭博浪挥椎快哉一举，烈德至矣，未见其能撼丘山之固。不数月而保路军兴、关河易色，实出在事各方成算之外。

路权问题详于他篇，此无赘述必要。其精义在皇室以新政重敛损农之际，复与传统柱石士绅为敌。集权削藩策、亲贵排汉策本为一体，天衣无缝。传闻南皮苦谏，摄政王对曰：“无预孤家事。”大臣以是有“南人不相宋家传”、“追随落日到虞渊”之叹。新政以民族君主国为模板，浸染十九世纪末叶“集权即进步”宗风，大失各省实力派之心。天步多艰，正为此辈收复失地造时。否则革命党根基薄弱，实不足以倾国。多方角力，清室收完败、

民党取虚名，唯地方实力派坐收全功。

辛亥军政形势，滇晋军方独大、江浙士绅议会居上，他省介于其间。名之军绅政权，可得其实。以大略论，同盟会多在军中、立宪派多为议绅。私人关系、地方派系重于党派分歧、原则理念。诸军无论出身、新旧，皆受吸毒式招收游民—军饷膨胀—财政崩溃—任用私人—把持饷源—勒逼地方之经典进程驱使。以浙省之富，军兴旬月、藩库一空，加派鞭捶、民怨鼎沸。共和国虚文高义，扫地尽矣。军事雅各宾主义有其自然退化定理；不待北军，已由革命党嫡系首开其端。民国呱呱未落，已负重债，与财政灾难相始终。和议、内政、外事、边争无不受财匮驱迫，其命也夫！

初，联军撤退，帝后还都，李文忠劳瘁以终，乃授北洋遗业于袁，承联军天津临时政府兴办地方自治之基，练新军巡警，开司法裁判所，实为光宣新政受精卵。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发表庆王为练兵处总理，袁任会办，铁良为襄理，练六镇新军为后继者垂范。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改官制，组陆军部，划全国新建陆军三十六镇，以度支不继，各省参差，至辛亥军兴，未竟全功。

新军官佐，初出于北洋天津武备学堂。而后练兵处设陆小、陆中、陆大及各专门学堂，继而各省建讲武堂。北洋六镇士卒以定武军四千七百五十员为基干，陆续募兵于徐、淮、鲁、豫、直、奉（不取南人为北洋心法，以北人朴厚敢死，易于驯顺，南人巧诈多智，自喜好争故。非仅便于求近。虽吞江汉，家法不改）。至辛亥，举国新军练成者二十四万，北洋居十四万，问鼎之势已成。

辛亥，第一镇何宗莲镇北苑翼京师，第二镇马龙标镇迁安，第三镇曹锟镇长春，第四镇陈光远(护)镇马厂，第五镇张怀芝镇济南，第六镇吴禄贞镇保定。每镇万一千至二千不等。禁卫军一万二千五百一十三员，原摄政王自将，后交王弟载涛。袁氏组阁，夺载涛军归冯国璋。江北新军为拟议中第七镇，直、鲁、豫、热、辽、吉、黑七省新军皆以六镇抽调官卒为核心建成，故多附从六镇。姜桂题毅军出自鲍超—宋庆—马玉昆，归荣禄为武卫左军，本拟裁并，以其子弟兵传统深厚，兵变可忧，姑从旧。此军乃曾涤生化石，思想最旧，形势孤立，非附北洋不得自存，故论者多视为北洋新军支流。

六镇之外，鄂军为壮，彰德秋操，独擅南方之强。论其始则于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张香涛编练护军营，采德式军操，不过一千一百人。二十八年(一九〇二)扩为两翼，三十年(一九〇四)改翼为镇，三十二年(一九〇六)统编为第八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辛亥，张彪为第八镇统制，兵万五百零二员，逃于江上；黎元洪为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兵四千六百一十二员，拥为都督。

鄂军之壮，不以军资，人丁亦薄，独特学风之盛。儒士典军，以一省之贫薄，乃与举国输捐之北洋同列并坐，三江两粤之富，黯然失色。文襄毕生引为自豪，自命步武曾左，无负圣明，临终家人尚乞谥襄不谥忠(忠文襄武)。然文学社之流(革命团体无不以劝学团体始，孙文兴中会亦萌于辅仁文社，可见愚民之重要，北洋选丁标准曰朴曰愚，万不可易)亦缘而兴，张彪称党人多至三分之一，以辛亥标准，已属可惊，多数新军不过二三“十二月党人”密谋，去之则全师瓦解。鄂军首义之荣，不得不奉于南人不相之张督，恐其忠骨难安于九泉之下。

黎督就位，扩军为急，步队增至四协，炮队两标，马队两标，继而增至步队八协，炮队三标，兵众五万余，仍不免败北。各省效之，通国百万有奇，南北政府坐困愁城，国未生亡形备矣。

湘军始于光绪二十八年编常备军，至三十一年端方抚湘成军一协。宣统元年（一九〇九）整编为暂编二十五混成协，兵四千五十六员。然旧军不废，众过新军五倍。起义纯出新军会党，以弱兼强，合编扩为五师，而以亲锐援鄂，以是召乱。

秦军于光绪二十八年由旧军六旗编成，陕抚升允主之。三十二年，陕抚曹鸿勋补编炮队马队，兵三千九百三十六员，本出甘军，地非冲要，故于诸军最弱（同光成例，陕甘一体，论军则甘重陕轻，自杨岳斌、左宗棠驻节兰山，相沿不改）。

晋军起于光绪二十八年西林新政，仿武卫右军章程，编常备军步队六旗骑兵一旗，员二千余。宣统元年陆军部编为暂编四十三混成协。辛亥，谭振德任协统，兵四千五百五十七员。西林、项城素号瑜亮，而晋军亦于北五省独树一帜，不附北洋。军兴，“阎海龟”因表里之固、太谷之殷，遣散客军，效东瀛军国民政术，融退伍兵、后备军、乡政自治于一体，省库不耗，府兵在民，晋人治晋，根基不拔。客军入晋者数，能逐其省军而不能撼其基层，终必自去，坐待绅民拥百川复位。兵费省则建设费足，税轻而民奋，模范华夏，遗爱一方。虽云山河之固得天独厚，较剑门之险、蜀政之乱，正所谓桃李不言者。

甘军于光绪二十八年由陕督松蕃改编旧军而成。光绪三十一年，陕督升允改常备军为新军，名新而实旧。宣统元年扩为一协一标，一协以张行志（固原提督）主之，一标以回将马福祥主之。宣统二年（一九一〇），陕督长庚补马队为一标，回将马安良

主之，此甘河马阙吞西北之始。辛亥，兵六千八百余。

光绪三十二年，新疆巡抚联魁编练省军，两千八百余员。宣统元年，陆军部编为三十五协，辛亥，王佩兰任协统。另有伊犁新军，将军长庚所练，兵二千五百余员。初，刘锦棠建省，伊犁将军不废，守伊塔俄边，故一省二主。

光绪二十八年，江督刘坤一改编常备、续备。巡警军，光绪三十年，江督魏光焘编武威军两翼。光绪三十一年，江督周馥合编诸军为第九镇，徐绍祯为统制。年终，江督端方补步队马队各一。

光绪三十年，苏抚端方首练苏军，三十三年（一九〇七）编为暂二十三混成协。辛亥，艾忠奇任协统。第六镇兵八千二百五十五员，二十三协兵四千三百四十五员。军兴，与各省援军合编为北伐军二十师，和议既成，黄留守裁并为五师，分驻宁苏扬镇。

皖军起于光绪三十年诚勋改编防营，次年编为一协，立督练公所。三十四年，炮队队官熊成基起义事败，宣统二年唐启尧任公所参谋处总办，兵千五百五十员，守安庆，城大兵单，素瞻上游（湖口）马首。

赣军起于光绪二十八年西江巡抚李兴锐改编防营为常备、续备军，三十一年，布政使周浩改常备为一协。宣统元年整编为新军第二十七混成协。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吴介璋任协统，兵四千二百八十七员。驻湖口、省城。

浙军起于光绪二十八年浙抚任道镛改防营为武备军，宣统元年扩为混成协，次年整编为陆军第二十一镇。辛亥，统制萧星垣，兵七千余。

闽军起于光绪二十九年闽督许应骙编防军为常备军左右

镇,光绪三十一年,整编为陆军第十镇,孙道仁任统制,兵六千七百八十八员。

粤军起于光绪二十九年西林署粤,编练常备军十五营。次年,粤督张人骏编为一协。宣统元年粤督袁树勋扩为两协。宣统三年陆军部整编为第二十五镇,未成而辛亥军兴,此时龙济光任统制,兵三千五百余。

桂军起于光绪二十八年柯逢时抚桂,以赣军二营自随,入桂,扩为五营,三十二年整编为两标一协,分镇龙州、南宁、桂林,风潮迭起,至辛亥军兴未成,其时赵恒惕任协统,兵二千五百余。

滇军起于光绪二十八年编练常备军,三十三年滇督锡良编为一协,以陈宦任协统,教练精良,规模渐立。宣统元年,陆军部整编为第十九镇,三年钟麟任统制,拥兵七千,雄镇南中。

黔军起于光绪三十二年西林署黔,编常备军为一标,后欲扩为二,以财力不充,官兵逃亡,及军兴未成。袁保义、赵纯诚分任标统,兵不满二千,械弹两缺,几不成军。

蜀军起于光绪二十九年锡良署川,练常备军七营,三十二年编为第三十三混成协,三十三年,护理川督赵尔巽任钟颖为协统,旋率部入藏。宣统元年,朱庆澜继为协统。三年扩编为陆军第十七镇,朱庆澜署统制,兵员未足,保路军兴,时有兵约六千。训练极差,为诸省殿。

诸军守京师本位,内强外弱,北重南轻。禁卫军员满械利,独守宫室;北洋七省次之,环卫七省,部伍齐一。南省诸军,唯鄂称壮,江则参差。南国拼凑杂陈,皆不足道。西垂滇甘虎踞,俯视邻省。民国未兆,政势已定:京宁汉三角干天位,非据其一,王业不成;甘滇谋伯业,足逞方伯之志;余子碌碌,自守亦难。

二、军兴篇

宣统三年四月十一(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清室颁铁路国有化诏书。四月二十二(五月二十日),诏准四国银行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五月二十一(六月十七日),川汉股东成立“保路同志会”。七月初九(九月一日),川路股东大会议决:全蜀抗粮抗捐。七月十五(九月七日),北,川督赵季和(尔丰)单方面解散省咨议局,劫持保路同志会代表蒲殿俊、罗纶诸人。蜀父老哭于督衙,巡防营护主,屠成都,街市一空。城闭,侦骑四出。同志会匿者削木为纸,沥血为墨,投诸锦江,告变各郡。七月十七(九月九日),北廷电令取缔保路同志会,着赵督“切实弹压”,君臣之义尽矣。诸郡绅粮抗旨,兴保路同志军,官军拥孤城,电线驿运皆绝。七月二十(九月十二日),端午桥(方)奉朝命统鄂军劲锐入蜀,旋为部将蜀绅诛于资州,而汉上空矣。八月初四(九月二十五日),荣县独立,全蜀大震。彭、眉、温、崇、简、嘉,叙次第相应,府县命官弃印走避。民军会于下渡口,官军败绩。

初(光绪二十二年),北廷特设铁路总公司,以盛杏蓀为督办铁路大臣,借债兴路,无与民间事。光绪二十九年,川督锡良上书,请以租股代外债,稍挽利权外溢之势,士论景从,以为谋国之